

· 阅读本书，就如同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

# 动机与人格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 — 著

陈海滨 — 译

为您呈现一种不  
一样的人性哲学，  
一种全新的  
人的形象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 动机与人格



[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 / 著

陈海滨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动机与人格 / (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著; 陈海滨译.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21.5  
ISBN 978-7-5480-7871-5

I. ①动… II. ①亚… ②陈… III. ①人本心理学—研究 IV. ① B84-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48934 号

---

出品人: 周建森

企 划: 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 划: 侯海博

责任编辑: 楚天顺 朱鲁巍 策划编辑: 朱鲁巍

责任印制: 谭 勋 封面设计: 冬 凡

### 动机与人格

[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 著 陈海滨 译

DONGJI YU RENGE

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66 号

网 址: [www.jxfinearts.com](http://www.jxfinearts.com)

电子信箱: [jxms163@163.com](mailto:jxms163@163.com)

电 话: 010-82093785 0791-86566274

发 行: 010-88893001

邮 编: 3300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

ISBN 978-7-5480-7871-5

定 价: 46.00元

---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本书得以完成需要感谢我的兄弟哈罗德、保罗和卢，以及通用集装箱公司的慷慨相助。

# 目录

序言	001
致谢	021
第一章 从心理学角度理解科学研究	023
第二章 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中心论和方法中心论	034
第三章 动机理论引言	042
第四章 人类的动机理论	057
第五章 心理学理论中基本需求的满足感所扮演的角色	082
第六章 基本需求的类本能性质	100
第七章 高层次需求与低层次需求	120
第八章 精神病致病机理以及威胁理论	128

第九章 破坏性是类本能的吗? .....	138
第十章 行为的表达属性 .....	152
第十一章 自我实现的人: 一项对健康心理的研究 .....	170
第十二章 自我实现者的爱情 .....	205
第十三章 个体认知及一般认知 .....	227
第十四章 无动机以及无目的反应 .....	252
第十五章 心理治疗学、健康与动机 .....	263
第十六章 正常与健康, 以及价值观 .....	287
附录 1 积极心理学所带来的问题 .....	304
附录 2 整体论动态心理学、有机体理论, 以及综合征动态心理学 .....	319
参考文献 .....	353

## 序 言

我想借这次修订的机会，把这 16 年来积累的主要经验纳入本书。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还真不少。这次的修订对原书可谓大动干戈，虽然我只重写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但这一次修订对原书的主旨进行了大幅调整。具体是如何调整的，容我稍后详述。

本书初版于 1954 年。当时，我只是想在传统心理学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拓展，并没打算挑战现行理论，更没打算标新立异创立一套对立的理论，而只是想通过对更高层次人性的探索来扩展我们对人格的理解（我最初想给这本书命名为《人性的最高标准》）。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观点，我会这样说，除了这个时代各心理学派所描述的人性以外，人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人性，那是一种类似本能的东西（类本能），即，属于人性本质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再加一句话的话，我还会强调人本性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整体性，这与行为主义的那种解析式、解构式、原子论和牛顿论的方法大相径庭，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不是一回事。

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说法。我当然认可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现有的研究资料，我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上的；同时，我也赞成实验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精神，以及心理分析学对真相的揭示以及它所

做的深度探索，然而，我不赞成的是这两种理论所描绘的人的形象。本书将呈现给你一种不一样的人性哲学，一种全新的人的形象。

我最初只是把这当作心理学界各学派间的内部争论，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时代思潮。这是一种新的、具普遍意义的、综合性的人生哲学。这种新的“人本主义”世界观似乎为任何一个，或者说每一个人类知识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等），为每一种行业（如法律界、政界、医学界等），以及每一种社会组织（如家庭、教育机构、宗教团体等）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式，而且是更有希望，更鼓舞人心的思考方式。在对本书进行修订时，我依据的就是这样的个人认识。我相信这是一个更普适的世界观、更丰富的人生观的一个方面。我把这个方面融入在此呈现的心理学思想之中。并且，这个方面已经产生了它的影响，至少从合理性这方面来说，已经产生了影响。并且，它早晚有一天会受到重视。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因为它将使人、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以及哲学等等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形象。但我不得不提及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几乎完全忽视了这场革命，尤其是那些掌控着面向文化大众和青年的宣传渠道的人。出于这个原因，我把这场革命称为“被忽视的革命”。

社会上有很多人对未来持一种极度绝望和愤世嫉俗的观点，有时甚至还会堕落成极具危害性的恶意和残酷行为。因此，他们否认人性和社会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否认发现人的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就连对生命存在的热爱也不予承认。

他们不仅怀疑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诚实、善意、慷慨和爱情，而且当他们和那些被他们讥笑为笨蛋、像“童子军”一样异想天开的人、死脑筋、天真烂漫的人、空想社会改良者，或者盲目乐观的人打交道时，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表示合理怀疑，或者保留意见了，而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敌意。主动的言语攻击、恶语相向都已经超出了轻蔑的范围。有时他们就好像是受到了侮辱、愚弄、曲解和嘲笑，而恼羞成怒一样。我想，精神分析学家会把这样的现象看作源于过去经历的失望和幻灭所导致的愤怒和报复行为。

这种充满绝望的亚文化、这种“我比你更狠”的态度、这种反道德的信

念（在他们看来，弱肉强食和毫无希望是真真切切的，而善意却是虚无缥缈的）已经完全被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本书和参考文献中所列的许多著述所提供的初步证据驳倒了。当然了，我们在肯定人性善的前提时，仍然必须非常谨慎（见本书第七、九、十一以及十六章），但我们早已能够坚决地反驳这种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堕落和邪恶的悲观看法了。这种观点已经不再是个人口味问题。如果现在还要坚持这种观点，只能是因为顽固不化和盲目无知，只能是因为拒不承认事实。因此这样的观念只能作为个人局限来看，而不是理性的哲学和科学应有的态度。

这十几年来取得的许多科学发展已经有力地支持了本书前两章以及附录 2 中所体现的人本主义和整体性的科学观，但其中最重要的还要算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巨著《个体的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拙著《科学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这些书的理念与现在仍广为流行的古典的、传统的科学哲学观分歧巨大，但对于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工作来说，这种理念要比传统的理念有效得多。

本书从头到尾都秉持整体论的观点，但在附录 2 中所提供的整体论观点更集中，因此也可能更难理解。整体论的观点显然是千真万确的，毕竟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具有相互关联性的整体；任何社会、任何人同样也是具有相互关联的整体等等。然而，要恰如其分地实施和应用整体论的方法，要把它作为看待世界的方法，其前景却并不乐观。近来我越发觉得，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某种轻微的心理变态，要么至少也是不成熟认知的症状之一。整体论的思考方式在心理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看来是自然而然、自动自发的，可是要让发展程度不高、不够成熟、心理不怎么健康的人以这种方式思考似乎是极度困难的事。到现在为止，这当然还只是一种印象，我也不打算过度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在这里作为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设提出来还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相对容易做的。

本书的第三章和第七章所阐述的动机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从头到尾都在讲动机理论）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我第一次是在 1942 年，在心理学分析学家学会提出该理论的。我提出这个理论的目的是想要把它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以便与我在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D.M. 列维、弗洛

姆、霍妮和戈尔茨坦等人的理论中所发现的部分事实统一起来。通过自己零散的治疗经验，我发现以上这些作者的观点只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患者身上正确。而我的疑问主要是临床方面的：神经症这种疾病到底是由哪些童年时期被剥夺的需求造成的？有哪些心理干预措施能治愈神经症？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能防止神经症？各心理干预措施实施的先后次序是怎样的？哪些措施最有效？哪些又是最基础的？

平心而论，动机理论在临床上、社会上以及从人格学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成功的，但从实验室和实验的角度来说却并非如此。动机理论非常符合大多数人的个人经验，而且往往还为他们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根据，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好像是给了他们一种直接的、针对他们个人的、主观的合理解释。然而，该理论仍然缺乏实验验证和支持。我还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能在实验室环境下对这个理论进行验证。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通过把动机理论应用到工业领域，为这个问题找到了部分答案。不仅因为他发现这套理论非常有效地理顺了他所获得的证据和观察结果，而且这些证据还反过来验证并支持了这套理论。这套理论现在的经验性证据恰恰是来自这一类领域，而非来自实验室（参考文献中也包括了一些此类报告）。

我通过这方面得到的经验以及随后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的证据是，当我们谈到人类的需要时，我们说的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种生活的本质怎么可能在哪个动物实验室里，或者在试管中得到验证呢？显然，生活的本质需要的是生活的环境，需要的是全体人类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不管是要肯定，还是要否定这个理论，其依据也只能来自这种环境。

第四章对动机理论的讨论更多地强调了造成神经症的致病因素（这透露出这一理论主要来自临床治疗实践）而不是仅仅强调动机本身，因为动机本身并不会在临床上给心理治疗专家造成麻烦。这些动机包括诸如惰性和惯性、感官享受、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求，对生活富有强烈激情或缺乏激情，产生希望或陷入绝望的倾向，在面对恐惧、焦虑和匮乏时多多少少的回避退缩的倾向等，更别说那些最高层次的动机，如美、真理、卓越、完整、正义、秩序、连贯、和谐等，当然也同样属于动机范围的人类价值。

还有一些材料可以作为对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必要补充，请参看我的论著《存在心理学探索》(*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中的第三、四和五章；此外，在我的《优心态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的有关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章节中，以及在一篇名为《高尚动机理论：价值观的生物学基础》(*A Theory of Metamotivation: the Biological Rooting of the Value-Life*)的文章中你也可以找到更多的补充性论述。

除非理解了人类的最高期望，否则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人类的生活：获得成长、自我实现、努力保持健康、追求身份认同和独立自主、渴求完美（也就是“追求上进”的另一种说法），所有这些现在必须要毫无疑问地，作为广泛的，也许是普遍的人类倾向接受下来。

当然，人类也有其他倾向，诸如退缩、恐惧、自我贬低。然而，当我们陶醉于“个人成长”的满足感时，往往会把这些倾向忘在脑后，特别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我建议，要预防这种错误，全面了解精神病学和深入学习心理学都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理解，很多人总是选错的，而不选对的，成长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人很可能因此而逃避成长；我们既害怕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同时又热爱它；我们面对真善美的时候，也会无一例外地陷入两难，即，对它们又爱又怕。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著作仍然是必读书（但要关注其中的事实部分，而不是形而上的部分）。此外，我还乐于推荐霍加特（见参考文献 196）撰写的极有洞察力的著作。这本书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并同情他所描写的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他们为什么那么难以抵御粗俗、琐碎、低劣和虚假的东西。

第四章以及第六章关于“基本需求的类本能性质”的部分，在我看来，构成了人类内在价值体系的基础。人性善是不证自明的。人性善既是人所固有的也是每个人所期望的，因此也无须其他证明了。这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价值体系，它存在于人性的核心本质之中。这些价值不仅是全人类所需要和渴望的，就是从预防疾病以及防止心理变态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些基本需求和高尚需求同时也是人的内在强化力量，是不需要条件的刺激因素。它们构成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种各样作用工具的学习和条件。也就是说，要获得这些固有的善良本质，无论是动

物还是人都愿意学习几乎所有的一切，只要能让他们获得这种最终的善良本性。

虽然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展开论述，但我必须要在提到一个观点，即，把类本能的基本需求以及高尚需求看作一种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需求。这一观点既合情理也能够引出很多思想成果。这也就等于直接承认人有权成为人，就如同猫有权成为猫一样。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些基本需求和高尚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因此满足这些需求也可以看作人的天然权力。

把基本需求和高尚需求分为不同层次从另一个角度为我提供了帮助。我发现，不同的需求层次就像是摆满了一桌子的各式菜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胃口大小随意取食。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行为的动机时，裁判者本身的个性特征也必须要考虑在内。他可以随意挑选为行为归因的动机，比如，他通常情况下是偏向于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我发现，在当今社会中，人们选择倾向后者情况较为多见。实在是太多见了，我都可以给这种现象取个名字了，就叫“动机的沉沦”。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种倾向，即，能用低级需求，就不用中级需求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能用中级需求就不会用高级需求作为行为的动机；如果有纯粹的物质动机，就不会选择社会性的或高层次的动机，即使是三种动机的混合也不会更受青睐。这种怀疑可能有些偏执，是对人性的一种贬低，即使这种情况常常是我亲眼所见。但据我所知，并没有哪个理论对此现象有过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把这个额外变量包含在内。

当然，我相信思想史学家轻而易举就能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历史中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人类历史上的动机既有普遍倾向低俗的时候，也有普遍倾向高尚的时候。然而在作者撰写此文的当下，我们的文化显然是趋向于普遍低俗的，即，在解释行为的目的时会过度归因于低级需求，归因于高级以及高尚需求的情况却少之又少。在我看来，这种倾向更多的是一种偏见，而不是基于经验的事实。因为我发现，高级需求和高尚需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要比我的研究对象自己所认为的还要大得多，当然更比当代知识界所敢于承认的大得多。很明显，这是一个基于经验还是基于科学的问题，同样明

显的是，其重要程度已经不允许仅局限于在小圈子和小团体里进行小范围讨论了。

第五章，是专门讨论满足感理论的章节。我在这个章节里新增加了一个小节来讨论因为满足感引起的心理疾病。当然，如果是在 15 年或 20 年以前，我们不会相信，当我们实现了一直孜孜以求的夙愿，随之而来的竟然是心理上的病态。心满意足不应该是让人欣喜的事吗？奥斯卡·王尔德曾告诫我们，警惕我们的愿望。因为梦想成真的结果往往是悲剧。这种悲剧性的结果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动机层次上，既可能是物质层次，也可能是人际关系，或是超越动机的层次上。

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告诉我们，满足基本需求本身并不会自动把我们引向那个我们所信仰，并可能为之献身的价值体系。更确切地说，我们会发现，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之一是百无聊赖、漫无目标、丧失道德之类的情况。显然，当我们在追求我们所缺失的东西，当我们在渴望我们得不到的东西，当我们为了满足那样的愿望而调动自己的一切能量时，我们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满足感的状态最终证明并不一定是幸福和满足的保证。这只是一个过渡状态，在可能制造问题的同时，也可能解决问题。

这一发现暗示我们，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能想到的，对有意义的人生的唯一定义就是，“缺少某样关键的东西，然后再为了得到它而奋斗终生”。但我们知道，那些自我实现的人，即使他们所有的基本需求都已经得到满足，仍能在生活中发现甚至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因为，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所谓的“存在”的世界里。这样看来，普通人所普遍接受的关于生活意义的哲学其实是错误的，要么至少也是一种不成熟的哲学观。

对我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我越来越充分地理解了那个一直被我称为牢骚理论的思想。简单地说，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是，需求的满足只能带来暂时的快乐，这种快乐往往随后会被另一个（很可能是）更大的不满足所取代。看起来，人类想获得永恒快乐的愿望永远都无法实现了。当然了，幸福和快乐确实会出现，并且是可获得的，而且也是真实存在的，但看来我们也必须接受其固有的转瞬即逝的特性。特别是如果我们要关注的是那种强烈的快感时，那就更加是稍纵即逝了。巅峰的体验不会持久，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强烈的

快感是偶然发生的，是不可持续的。

这就相当于改变了三千年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快乐理论。我们对于天堂、伊甸园、美好生活、理想社会和完美人格的概念都是根据这一理论定义的。我们的爱情故事总是以“从此，他们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作为圆满结局。我们关于社会改良以及社会革命的理论也是基于这种理论。比如，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改良的理想，虽然社会确实有所改进，但其实十分有限，最终难免理想破灭。我们也听了很多关于工会主义、妇女选举权、参议员直选、所得税累进制的好处，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类似的，被我们纳入宪法修正案里的改进措施。这里的每一项改进措施都被说成能带来太平盛世和永久幸福，是一切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而最终的事实往往是幻灭。既然是幻灭，那也就说明原本的理想只是幻想罢了。似乎这样就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期待有所改进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我们期待事情都能十全十美，期待实现永恒的幸福，就不再是合情合理了。

我还必须提请大家注意一件几乎被全世界忽略的事，尽管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福社会逐渐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渐渐被忘诸脑后，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不再珍惜，至少是在这种福祉被剥夺以前是这样（见参考文献 483）。比如说，在我撰写这篇序言的当下，即 1970 年 1 月，美国文化有了这样一种特征，即 150 年来我们为之奋斗并争取来的无可置疑的社会进步和改良被许多没头脑的浅薄之辈弃如敝屣，并被认为都是些虚妄的、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为之奋斗、不值得保护和珍惜的东西。原因仅仅是社会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

当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复杂却十分重要的问题（类似的例子我还能举出十几个来）。它同时也可以表明，有多少人倾向于用二元论的非黑即白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而不是从不同层次，从整体角度来看待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可以说今天一般年轻姑娘的梦想（除了这个梦想，别的东西她都看不到）大部分情况下都涉及一个男人，一个倾心于她，并给她一个家、一个孩子的男人。在她的想象中，从此以后她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但事实真相是，不管一个人多么渴望一个家，或孩子，或爱人，迟早她都会因为这些目标的达成而心满意足。随后，她会把一切都看

作她理所应得的，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好像还应该得到点别的什么东西。这时候的女人常会犯的错误是，把矛头指向家庭，指向孩子以及那个丈夫，说他们都是虚假的，甚至说他们是陷阱和枷锁，然后以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希望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获得更高层次的满足，例如，想要有个职业、有出门旅行的自由、获得个人的独立等等。她认为不同选择之间只能是相互排斥、不可兼得的，但这是一种既不成熟也不明智的想法；这也是牢骚理论，以及分层次的整体需求理论的主要观点。我们最好这样看待心怀不满的女性，她们强烈希望所拥有的一切能够持久，但随即又变得贪心不足。这和工会主义者简直像极了。也就是说，她一般情况下要求保有既得的一切，但同时也想得到额外的好处。即使事情就是如此，但似乎这个教训我们永远都无法吸取。不论她渴望的是什么，一种职业，或是别的什么，一旦她得到了，整个过程就会从头再来一遍。经过了快乐、兴奋、满足的过程之后，接下来不可避免地进入下一个阶段，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再度陷入心神不宁，于是又开始得陇望蜀了！

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人类特性，如果我们不再幻想持久和永恒的幸福快乐，如果我们能接受狂喜只会转瞬即逝，内心的不满和愤愤不平总会接踵而至的事实，那么让我来提供一个现实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也许可以告诉大众，自我实现的人会自动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即，他们会对自已拥有的一切如数家珍，他们会感恩所拥有的一切，并且会避免落入非此即彼的陷阱。对一位女性而言，她可以拥有所有女性特有的满足感，即被爱、拥有家庭和孩子；同时，在不失去既有满足感的情况下，再向前迈一步去突破女性的局限，去实现她和男性所共有的完整人性，例如，充分发展她的智力、任何她可能具备的才能、她特有的特殊天赋，以及她个人的成就。

第六章的主旨“类本能的基本需求”被我做了较大程度的修改。近十几年来，遗传学的研究突飞猛进，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基因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很大的，比我们15年前所认为的大得多。我想对心理学家来说，最有意义的是X和Y染色体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染色体可以复制为二倍体、三倍体，以及染色体的缺失等等。

基于这些新发现，我对第九章“破坏是类本能的需求吗？”也做了大幅

修改。

也许这些遗传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有助于把我的观点讲得更清楚些，也更容易让读者理解。显然，我之前讲得还不够清楚。对于遗传和环境所起的作用，50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现在也还是倾向于简单化。不是完全倾向于简单地归于本能理论，即单纯地诉诸动物身上的那种本能，就是从根本上完全否定本能的观点，完全倒向彻底的环境论观点。这两种观点都不难反驳，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简直不堪一击到堪称愚蠢的程度。与这两种极端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在第六章以及全书其他章节里提出的第三种观点，即，认为人类自身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无法与动物身上的那种纯粹的动物本能相提并论。这些残存的本能和类似本能的倾向已经非常微弱，文化和教育可以轻易战胜它们。因此必须承认，文化和教育要比这样的本能强大得多。实际上，心理分析学以及其他揭示本性的治疗方法（“自我的寻找”则更是如此了）都可以看作一项极为艰巨和微妙的工作，去揭开教育、习惯和文化的层层包裹，去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去发现若隐若现的人类本性可能是什么。总而言之，人类具有生物本性，但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却极为微小，要发现这些因素需要启用特殊的技术。发现我们身上的动物性以及我们的物种属性，必须要逐个地，利用主观判断去发现。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和环境可以轻而易举地完全消灭或削弱遗传潜力，虽然并不能创造，甚至增强这种潜力。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似乎极其有力地证明了每个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婴儿都拥有绝对平等的机会。这也是一个支持健康社会环境尤其有力的证据，因为人性的潜力在不良的社会环境中是这么容易丧失，这么容易被破坏。这同我们已有的观点背道而驰：即，认为仅仅是人类种族的一员就有权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即，能实现人的所有潜力。成为一个人，除了是人类群体中诞生这个条件外，其定义还必须包括“成长为一个”这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婴儿也只是有了成为人的潜力而已，他还必须要在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家庭中成长为一个人才行。

最终这一观点将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个体差异，还要重视人类种族的身份问题。我们必须学会从这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即人性是可塑性

非常强的，很表面的，很容易被改变以及被消灭，却能导致各种各样难以捉摸的心理疾病；因此这引出了另一件极为微妙的工作，即试图揭示每个个体的性情、他的组成以及他隐藏的倾向，这样他才能按照他自己的风格不受阻碍地成长。否认个体真正的倾向，会给个体造成微妙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当事人未必能意识到，或者不容易从外表看出来。而这一全新的态度要求对这些痛苦给予更多关注，心理学家曾经给予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相应地，这也意味着要更多地思考各年龄阶段的“良性成长”的实际意义。

最后，我必须指出，要放弃社会不平等这类借口，我们就要在原则上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这样做必定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我们越是努力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就应该会发现，这种不平等更多地被“生理上的不平等”所取代。事实是，婴儿一出生就带着不一样的遗传潜力。如果我们给了每个婴儿充分发挥其好的潜力的机会，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要接受它不好的潜力。假如婴儿出生时就有先天性心脏缺陷，肾脏功能不全，又或者患有神经系统疾病，那我们应该怪谁呢？如果只能怪造物主，那么受到造物主不公平对待的个体的自尊心又该怎么保护呢？

我在本章，以及其他论文中介绍过“主观生理学”这一概念。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联系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以及弥合现象和行为间的鸿沟的工具。我希望这一发现，即我们能够也必须通过内省，通过主观的方式来研究生理学，能给其他人，特别是生理学家提供帮助。

第九章讨论的是破坏性。这个章节我基本是重写的。我把破坏性这个方面归入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心理学领域，即邪恶心理学。希望通过对邪恶心理方面的详细阐述来证明整个问题可以通过经验，从科学的角度来解决。把这个问题归入经验科学的范畴，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期待增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增加了解往往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对它束手无策。

我们已经了解到，攻击性是由遗传和文化两个因素决定的。同时，我还认为，区分健康和不健康的攻击性也极为重要。

就像攻击性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内在人格一样，我们同样已经明确了，一般性的邪恶也同样既不是单纯由社会造成的，也不